

新物語及其他

著 思 季 王



行 印 社 版 出 民 國

文藝類新書

鳥樹小集

靳以著

三五元

人世百圖

蘇麟著

三五元

奴城傳奇

令狐令得著

六〇元

紅燈

李滿紅著

二五元

最初的蜜

靳以編

六五元

奴隸的花果

靳以編

再版中

馬斯河的哀怨

張慧劍著

二〇元

德國四年記

吳道存譯

五〇元

蘇聯抗戰故事集

罕全譯

四〇元

旅美見聞錄

鄧傳楷著

三〇元

外埠函購每本另加郵掛費四元

國民出版社印行

三二

新物語及其他

全一冊 實價國幣

著作者 王季思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南平 雲錦坊

印刷者 東南日報印刷廠

永安 文龍鄉

總發行 國民出版社發行所

南平 中正路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及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

自序

請愛此書

「我在抗戰以前，沒有寫過一篇時下所謂雜文小品之類，有之，自五十六年冬天裏寫的那篇『在轟炸下吃糖果』始。那時我剛從松江回到故鄉，看到戰時後方的種種反常現象，大家儘情的享樂，多方的利用種種戰時機會，來掠取個人權益；想起在松江的緊急警報聲中，捲兒們從她母親那裏索取了糖果之後，才高高興興的到我們那臨時布置的防空掩蔽部去的情形，其無知可憐，正復相似，便總下了千多字的交章，在浙甌日報發表，現在原稿早已找不到了。」
——讀《集子》

這集子裏，變換環境，言詞與前，並無異。但從開頭出處，言辭雖已失去，「時」一國語日本文學周然二十八年暑假到二十九暑假，是我短文寫得最多的一年，因為那時「筆壘」的編者陳向平先生，在戰時中學生的編者李一飛先生、郭莽西先生，都是平生好友，不能不經常的替他們寫稿，而我自己那時也暫時放下了粉筆匣子，專任國民出版社編輯，寫作的時間自然多一點，後來郭莽西先生替我編的『難風集』，大都是那一年多裏寫的，可是當這集子剛印好的時候，浙東事變發生，除了莽西寄給我的百多本，分贈友好以外，其餘就在敵機的狂炸之下化為灰燼。現在這集子第二輯里的文章，也是那時在多本分贈友發表的，而第三輯里大部分的文章則是那時在『戰時中學生』發表的。書，井置張里對空彈！

——自從二十年暑假到浙大里來以後，短文不大寫了，向平寫信來，說我屯積居奇，其實那里得空呢？我一面要準備好幾班的功課，一面還得服侍有着一位太太，和三個孩子的家，當時曾想把過去的短文，整理一下，編個集子，用我經常用的筆名小米名集，已經和鄭莽西先生接洽好在讀書生活出版社印行，去年的浙東事變一起，我在萬分匆促中帶家眷到了南平，現在除在這集子里收的一篇序文之外，全稿統散失了，「新物語」各篇是從鴉鵲夫妻開端的，當時我在後裏和教生物的金維堅先生胡步青先生同場，偶然討論點生物學的問題，看一點生物學的書，便陸續續續寫了幾篇這方面的文章，在開周未版上發表，也因爲事變的影響，打斷了興頭，連預擬好的幾個題目也沒有繼續寫下去，「物語」一詞在日本文學裏本自有其意義，大約近於演義小說，這裏不過借它字面的新穎而已。青臚回憶往事，我平生曾經寫過詩、詞、散曲、雜劇、話劇、駢體、散文，沒有一樣寫得像樣的，短篇雜文的寫作最遲，而在我自己看來，却是較爲滿意的，年來也頗偶然以此沾沾自喜，現在才曉得這意外的收穫正是我百事無成的反影。我平生看書向來不次有範圍，「豬鵝魚蒜，逢着便喫」，本來裝好一肚子的雜胚，以難胚寫雜文，其易於如意揮灑，看似意外，實在意中，而也由於這樣的一想，我自己對於雜文寫作的念頭，冷了一會。以後頗想好好的再讀幾年書，過去寫的雜文，乘此正辦作個結束。

我平日寫文不大留稿，幾年來雖也陸續續續寫了百多篇短文，現在收集起來還不到三分之一，好在一時遺興之作，無關宏旨，「存者存，亡者亡」，由他去吧，焉知幾年以後，不懊悔這個集子的印行呢？

新物語及其他目次

第一輯

第二輯

一、狐狸的尾巴	(一)
二、青蠅的詩和故事	(二)
三、雞鴨夫妻來結婚	(三)
四、英雄的悲哀	(四)
五、架黑眼鏡的	(五)
六、郎是螳螂	(六)
七、鼓吹手	(七)
八、陰謀	(八)
九、吃狗肉	(九)
一〇、羊變	(一〇)
一一、鵲巢篇	(一一)
一二、談狐	(一二)

第一輯

一、談狐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一〇)	(一〇)
(一一)	(一一)
(一二)	(一二)

二三、樂鬼	(二四)
一四、兩截人	(二六)
一五、套被頭	(二八)
一六、骨灰與血土	(三〇)
一七、兩灣張盤古抵得上一個包公	(三二)
一八、關於昭君和番	(三五)
一九、自我禁閉	(三五)
二〇、善哉善哉	(三八)
二一、和學長遊	(四〇)
二二、麒麟劍仙	(四一)
二三、第三道靈符	(四三)
二四、雲島國傳來的故事	(四五)
二五、洞姬楊羽崎的課	(四七)
二六、吃鯊魚頭	(五〇)
二七、以平道殺人	(五二)
二八、從諸葛亮的死說起	(五三)

第三輯

第一輯

漸物語及其大

二九、青年的悲觀心理·····	(五七)
三〇、分數的枷鎖·····	(五九)
三一、不平之鳴·····	(六一)
三二、天道好還·····	(六三)
三三、哀幼小者·····	(六五)

第四輯

三四、青樓曲與從軍行·····	(六七)
三五、溫州的南戲·····	(七一)
三六、憶濟社·····	(七五)
三七、記郭光曜先生·····	(七八)
三八、聞陳貽蓀氏離婚有感·····	(八〇)
三九、陳楚淮著錢羅漢序·····	(八二)
四〇、越風自序·····	(八五)
四一、小米集自序·····	(八八)
四二、離婚之謎後記·····	(九二)

林裏人哄哄大會開，各處鄉里識識，特來觀，又哄哄大會開，各處鄉里識識，特來觀。……

第 一

輯

……

……

狐狸的尾巴

……

……

新物語之一

……

……

……

……

……

……

……

……

……

他弄得沒有注意，搖身一變，花個年輕點家，拉住場子旁一位老實的老頭子，輕輕的問他。「不曉得甚麼新花樣兒，今天也『開會』，明天也『開會』，火燒到腳跟，還『開會』哩。」老頭子攙扶他的鬚子尖，嘆一口長氣說。他摸不著頭腦，找幾個後生家去問，才曉得這是開救火大會。剛才大家舉起手來，是說要打倒五鳳山的大來龍。據說五鳳山北首有一個火龍洞，洞裏的火龍每百年要出來一次。一出來可了不得，鄰近地方要一村村一家家的挨燒過去。現在大家正在商量辦法，因為百年期限又到，鄰近的上里莊白下莊，已燒得「乾」淨了！再問那台子手指手劃腳的人呢？都說這是城裏來的「了不起的新派人物」，單穿的這套新派衣服。值得幾十兩銀子，够鄉下大半年吃着呢。」

老狐心裏一想：這有甚麼希奇！只可惜自己的道行沒到家，過去變老頭子，變年輕姑娘，穿的是長太褂，長裙子，現在要穿短衣服，這條尾巴沒處放。

後來不知怎樣，牠從城裏一家百貨商店擄取了一條女人用的衛生帶來，把尾巴從兩股間拉過來，貼在小肚上，再繫上衛生帶，穿上那新派的衣裳，便不大看得出來了：雖然白天不大舒服。

第二次村裏開大會，他出來說話了，打着狐狸嗓子，聲音特別尖。

……剛才這位兄弟，說的不是好辦法，我們要等到火來才救，這就遲了；而且這次救滅，百年後仍要來一次；我們要斬草除根，只有齊心協力，把火龍洞鑿作平地，叫火龍不能安身，這才永遠地免了火的災難，子子孫孫永遠用不到再救火。

台下一陣掌聲，接有人提議舉他做救火會會長，請他擬開鑿火龍洞的計劃；把救火會的水龍，勾搭，救火機，都給他掌管支配。他自然是先客氣幾下，再答應了下來。

村裏人把救火會打開，各種簿冊鑰匙，統交給他，又把會長室打掃得乾乾淨淨，讓他住進來。等到

各事停當，村人走散，他在會長室裏解開褲帶，繫一條衛生帶時，那根大尾巴，已是紮得麻木了。頭主大爺第二天，他又召集了村裏的後生家開會，高聲的叫道：「我們要領導各村，不要做各村的尾巴！」他興奮極了，忘記了自己的尾巴。刺，刺刺又刺刺不對勁，霍霍一掃，尾巴又動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來，他一直在那計劃，一直在討論，一直在開會。……

半夜裏，村子真的起火子。一大羣老老少小男女來敲救火會的門。他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望，窗子外已是一片火光。他慌慌張張拉上褲，披上衣，却忘記繫衛生帶，半條白尾巴正翹出在黑色短衣的外面。開了門，他對大眾又是一長篇演說。突然一看會長的尾巴哪！「尖亮的一撇，後面一個小孩子叫出來了。他回身一看，正想發作，台下面統鬧起來：『尾巴！』『狐狸的尾巴！』『抓住！』他一嚇，現出了原形，從人縫裏竄去，一條白而長的尾巴的影子，在人面前一晃便不見了。

從此村裏的人們學會了乖，一個陌生的人來，總要留心他褲子裏的尾巴，而五鳳山的火龍不久據說也搬了家。因為在這村子裏，已找不到一個或半個有尾巴的人來管理那救火會裏的水龍勾搭，或叫全村的老生家如瘋如狂，忘記了遺留在家裏的火種。

青蠅的詩和故事

此表不慳分紙

新物語之二

404

梅宛陵有一首很別緻的詩：「青蠅何處來，飛集滿盤端？誰知腹中物，變化如循環。」意思是說，

盤中的東西到了腹中便變成柴，柴變成蛆，蛆變成蠅，蠅又飛到盤上來，這不是「變化如循環」嗎？盤中的東西變成青蠅，這在生物學家看來，自然是不精確的觀察；但詩人是自有其看法的。他是藉此表示對於那許多飛來飛去，變化無常的東西的可厭，可厭得同熱天的蒼蠅一樣。

最近倫敦每日泰晤士報史頓尼氏有一段文章批評汪精衛：「汪氏的態度與個性變幻無常，他是個詩人，但一生却在動盪中討生活，起初極端左傾，結果與共產主義絕不相容，他是歷史上最無忠信的人物。與蔣氏合作反目者有好幾次，可是在他說來，其間誰合不定的關鍵是在蔣氏方面。」「變幻無常」四個字可說是切中汪精衛的病狀。國貨國民革命軍北伐，甯漢分裂之初，他喊出一個頂響亮的口號：「革命向前走，不顧命向後退」，可是當許多新軍革命分子如瘋如狂的前去聽時，他却悄悄的一變而向後轉了。不過以前汪精衛的變化，還只限於盤中的蛆，這回盤中到了一階梯，雖然精衛漸漸弱，而且全非，却還止於無動，而不至於像蒼蠅飛到盤外去，他在金陵廣播電台講演怎樣才能持路？他說：「此次抗戰，我們必須牢記着，能犧牲方能持久，能持久方能得最後的勝利。」似乎他又有了變化的魔術，那知我們還牢牢記着這話的時候，他卻搖身一變，去通敵，去投降，去作漢奸了。這一變可不得了，由腹中物一變而為蛆，再變而為蠅，飛來飛去，時而北顧，時而北顧，時而東顧，時而東顧，神散精飛，這就變壞不可了。

關於蒼蠅，我想起天竺僧故事：「蜘蛛仙子的生日，直趨鄰家拜壽。鄰家法得最早，在門口擺着蛛網，不放他過去，他託云求饒。蜘蛛說：『你叫我作媽，我就放你去。』他：『媽呀媽呀！』叫了好幾聲，過幾日，第三個跟着來的是蜜蜂，蜘蛛又攔着他不放過去，蜜蜂一針刺死了他。却見前面的蒼蠅，大搖大擺的好不神氣，便高聲問道：『前面藏着紅蜘蛛的兒子，請把他抓去，你纔肯放我過去。』這雖是個笑話，但蒼蠅之所以高於蜘蛛者，實即在此。蒼蠅在蜘蛛的網中，不要以為你被捉的主

子真是怎樣可靠的，等到那一天抗戰的利刃把你們殘殺的時候，你要再變，却不容易了。

鷄鴨夫妻之四

英報新物語之三

爲了過年，要買了一只母雞，一只番鴨。一天，教生物的同事胡金雨先生到我家裏來，妻請他們辨別那番鴨的雌雄。如果雄的，便殺了過年，如果是雌的，便暫養生蛋。胡先生憑它的鳴聲說它是雄的，而金先生看牠的形狀說該是雌的。我說：「依牠的生活狀態看來，雄的無疑。」他們問我什麼理由，我說：「它倆白天爲搶東西吃，時常相撲相啄，而天快黑的時候，大家相繼鑽到籠子裏去，一點聲響沒有。說一句時髦的話，這由於它倆對於食的要求是矛盾的，而對於色的要求是統一的，才有這個現象。」果然今天殺了看時，證實了我的話。妻嘆曰：「鷄鴨夫妻，其理一也。」

到了過年，還有兩句俗話：「白天打一堂，夜裏睡一牀」。正是形容這一類型的夫妻的。不過人類生活較爲複雜，他們的「打一堂」有時不僅僅爲了「食」的問題而已。我的親戚××夫婦便是這類型中最標準的。前年我寫信給我那當軍從軍的妹子，報告他倆的近況說：「××兩口子，雞鴨夫妻，其理一也，依然如舊。」鷄鴨夫妻，固也是浙東的諺語，「鷄鴨」一詞，一叫一啼，這是多麼的不調和；可是夫妻到底夫妻，晚上仍免不了鑽進一個籠子去的。語言的人類非特有一調和結合意識，而且也有不調和。因此，我覺得男女夫婦之間，即使百樣的不調和，像「鷄鴨」那樣，但至少有一點，主要的「一點」，

是天生的調和的。舊式婚姻所以實行了多少年，雖流弊百出，而仍不能立廢，主因或在於此。到了現在，大家主張自由結婚，這自然是非常合理的，但有的人好像非得到一個樣樣合意的對象，寧可終身獨身，那又未免矯枉過正，顛倒的把那男女結合的最主要的一點放在最後面了。

我有時這樣想，如果這世界遭了浩劫，只留下我同另外一個異性，那即使她是我的血仇，其人又一無可取，爲了延續人類的生命，我也願意同她結合。難道有知識的女子，爲了替國家養育優秀的下一輩，便不能稍稍降格以求嗎？

記得某次到一位朋友家裏去，他正在畫墨竹。畫好了，端端正正的釘在牆壁上，看了又看，非常得意。剛巧他夫人跑過，指點問道：「愛，你看好不好？」他夫人隨口說：「一蓬粗竹子，啥好看！」他非常掃興，搖搖頭說：「唉，鄉下女人，一點風雅趣味都不懂，真乏味！」其實只是他的自討沒趣。天下從來沒有一張婚約上曾經訂明說結婚的雙方定要能欣賞他一方的作品而加以稱贊的。十年前，我也曾有過這樣的傻想，想教我的太太寫文章，可是現在，除了同她商量明天那只鴨子應該紅燒或清燉以外，連這樣一篇同她有切身關係的文章，都似乎沒有請她看一遍的必要了。

英雄的悲哀

新物語之四

對門的劉先生請我吃年夜飯，他是蘇州常熟人，冬至便過年，我疑心這是鄉風如此。

一酒過三巡，端上了清燉雞，又肥又爛。劉先生告訴我，這是他家裏養的報更雞，本是預備大除夕吃的，實在太麻煩，才提前殺了過年。因此，養此一頭雞，實有「不可一世」之概。最近那隻大雄雞有金紅的毛羽朱紅的冠，配著鐵黃的嘴爪，引吭長鳴，確有「不可一世」之概。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我每次經過劉家門口時，都看見它被一根長繩吊在庭柱上面，大概是犯了什麼罪了。

之後，劉先生介紹我關於這「英雄」的身世。「他鳴聲高，毛羽美，利距善鬥。可是時常要跑到別家去，累得我個大半天。開頭我還疑心他在家吃不飽，後來仔細體察，才曉得是去找異性朋友。我想這樣的天天找不是辦法。索性再買只母雞來配他。開頭的幾天很好，過了個把星期，老脾氣又發生了。沒有辦法，這才把他吊起來。前天，他又不見了。原來他自己掙脫了繩子跑到斜轉灣王家去，把王家一只白雄雞啄得滿身是血。我想這可不能容忍了，還是提前殺了過年吧」。劉先生說到這裏，慢慢的喝了口酒，抬頭望了望對面的女塔，他女兒坐在旁邊，低頭抿嘴的笑，這神情是够回味的。

大約是由於軍事第一的關係吧，在戰時，武裝同志似乎特受女人們的歡迎，這當然是非常應該的。因此同席那位朋友，據說在不到一個月的熱烈追求裏，便同劉小姐結婚，而現在聽說又有了很要好的女朋友了。

但據說英雄是難過美人關的，因此過去確有不少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人物，都在石榴裙子前面倒下。這樣，我們對於希特勒之一生不大接近女性，雖不一定「可貴」，却總覺得「難能」。而劉家那雄雞的悲哀結局，便絕無可以同情之處。

記得二年前溫州曾發生過冒充軍官誘婚的新聞，等到女家發覺，早已「賠了夫人」。又去年五月作者以事到龍游沐塵，看見一位中年婦人，帶湖南口音，指着一位頗為漂亮的少女大罵：「……」富可作

天上的鳥，不可作人家的小，你年紀輕輕的怕沒有人要，定要跟着他，這不是有意拆散我的家庭！」上事後套問，才曉得她丈夫是在某部隊當上尉軍需的。這樣看來，美人也正難過英雄關。三年前的金某某女士，當結婚一星期之後，去收王墓南的尸首，其情緒的悲哀，較之劉家那只母鸚鵡看他雄偉的丈夫從繩子上解下來去受難，恐怕有過之無不及的。《出，觀小吏「百貴」，映聲得「謝語」，而陰宅難事。

架黑眼鏡的

[illegible]

新物語之五

「記得年幼時一位當醫生的親戚架着闊邊眼鏡到我家來，我一路的喊：『麵坊裏牛逃出來了！』那曉得現在自己也非戴眼鏡不可了。」

麵坊裏的牛之所以必須給它架上副不透明的黑眼鏡，據說非如此它是不肯跑的。因為它如果發現自己這麼天天跑，却仍離不了那麼小的個圈兒，自然不免要獸性發作，連磨架子都給拖翻的。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一切衆生，皆有慧性，何況牛馬那樣高等的動物。在磨博士的想法，自然是給架上了黑眼鏡以後，它們便一無所知。那知它們心中也未始不明白，只是有苦說不出而已。記得九劇來生債，說廬居士夜裏經過他那磨坊門口時，聽見牛、驢、馬在裏面相互訴苦，原來它們都是前生欠了廬居士的債，今生變牛變馬償還他。因此，我也一直想能够背地裏從日本下層廣大的民衆方面，直接聽到一些議論，可是這機會是不容易找到的！

便說畜生吧，忍受總該是有限度的。三本小牘記京兆韋氏以鐵鞭御馬，後來到底給馬逼到井裏去。類乎此的故事，前人筆記裏不少。雖不能說都是事實，但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唐書韋朝野靈藏傳：「隋文皇帝時，大宛獻千里馬，驍捷絕倫，號獅子驄。壯健如馬，驍捷如龍。令並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服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趨向前，步十餘步，翻身騰上，一手撒耳，一手握鬚。馬戰不敢動，乃縛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敕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鬪家挽轡，雙尾焦赤，皮肉穿穴，遂見之。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鐘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少時讀到這段感動人的記載，會為那幾乎老死麵坊的獅子驄可憐點同情之淚。現在想想，實未免咎由自取，當奔奔那陸梁的牲子到那裏去了呢？韋氏驄其驄甚大，以其畏食肉，計在相鄰，最近秦總理變披汶會同，蔣委員長廣播，藉口亞洲人民不應自相殘殺，呼籲與日言和。可是眼着秦國駐美公使華楚特便在華府聲明：「秦總理之遺囑，並非秦國人民之意，其意則在秦國人民之真意，其意則在秦國人民之真意，其意則在秦國人民之真意。」真正秦人必皆予以拒絕，不允簽斷言，以干切實方法，抵抗日本為秦國人民之真意，其意則在秦國人民之真意，其意則在秦國人民之真意。日本所據，數抵抗有所不能云云。我聽究竟秦族比穆奴受了何等慘年，俄國驄馬，地闊無邊，有這驄一點慧性，能够透過黑眼鏡，看見那麵坊、磨架，以及那滿臉權肉的磨博士。

傳奇話文六

浪景觀

